

自序

平常出书，不大喜欢作自序，而请旁人为代写一篇的麻烦事情，当然是更不愿意做了。近来偷懒取巧的习惯，与年龄同时进了步，所以看书的时候，也爱看看那些写在书前面的绪言导词之类；有时患着无事忙病，竟有凭了一篇序文而来决定要不要把那册书读完的行动。这一回轮到了自己出书的头上，自然要想在书的前面也写些什么了，先让我来释明一下这书命名的由来。

简单明了地说一句，下面所收集起来的许多短长杂稿，都是闲空不过，才拿起笔来写出的；所以事忙的人，简直可以不读，这一种书，终于也还是帮闲的作品。不过仔细一想，凡一个人到了拿笔管写写的时候，总是属于闲人一类的居多，忙人是决不会去干这些无聊的余事的；同样想拿起一册书来读的人，必然地也非十分有闲者不可，忙人连吃饭睡觉的工夫都没有，又哪里会起看书的心思。中国一向就把看书当作是消闲的活动，故而对于那些小说笔记之类的册籍，统叫作闲书，说它们的无关大体，得遣闲时；我以为这一个称呼，实在是最

诵的文学家的座谈会。他的所以被邀入参加的原因，就因为在这前后，他曾做了一篇处女作诗剧《Stenio》交给了这位教授，请他评定；而泊来脱内夫也在这处女作里，看出了他是一位可造之才，这是一八三七年春间的事情。

他的第一次的发表创作，也是由于泊来脱内夫教授的推荐，是两首诗，系印在由普希金领导的《现代人》(Sovremennik)杂志上的。

一八三八年五月，他在大学毕业后还不满一年，因欲更求深造之故，就匆匆上了柏林留学的旅途。他的母亲，曾叮嘱再三，讲了许多规劝的絮语，临行前，并且全家曾上客栈的礼拜堂去祈祷他的行旅的安全，汽笛鸣时，轮船“尼哥拉斯号”（因为当时铁路未通，由俄赴欧，走的是海道）将欲离岸的一瞬间，他母亲几乎为了不忍别离之故而昏厥，这些事情，都缕缕在 Avrahm Yarmolinsky 著的那册《屠格涅夫》的大著里详述在那里。从此之后，屠格涅夫就满身地沉入了西欧的文化涡中，不复是一位驯良懒惰的斯拉夫人了。

在柏林，他结识的朋友很多，无政府主义的老祖宗巴枯宁、谨严和平的 Stankevich 及昔年的许多大学里的同学，都日夕聚在一处。智识上所受影响之最显著者，当然是当时正风行的 Hegel 的哲学。

经过一二年的豪放散逸的柏林学生生活，伊凡的心驰野了，他母亲的悲泣哀求、计谋恐吓，都不能使这位野少年服服帖帖地再回到黑暗专制、乱七八糟的俄罗斯来。及受

因此，我有一点小小的建议：这些静的遁世的文艺，从文艺本身上说，原不是无价值的东西，但我们东方人的读者，总要到了主见已定，或事功成就之后，才可以去和它们接触；对于血气方刚，学业未立的青年，去贪读这些孤高傲世的文学作品，是有很大的危险性在的。

还有一种太热心于利禄，把自己的本性都忘了的中国现代的许多盲目男女，我倒很想劝他们去读读这些西洋人的鄙视物质的名言，以资调剂。因为中国目前之大患，原在物质的落后，但尤其是使我们的国命断丧的，却是那一班舍本逐末、只知快乐而专谋利己的盲目的行尸。

并且这些静的文艺的好处，是在它的文辞的美丽。上面我所举出的各位作家——虽然也还不过是千分之一的一小部分——他们差不多个个都是很会使用文字的 Stylist，所以对于争生存争面包忙得不了的现代人，于人生战场上休息下来，想换一换空气，松一松肩膀的时候，拿一册来读读，也可以抵得过六月天的一盒冰淇淋，十二月的一杯热老酒的功用。若去入了迷，成了瘾，那可要成问题了，这险是我所不敢保的。

一九三三年十二月

国的 Spasmodic School 却只如烟火似的放耀了一次罢了。

原来小品文字的所以可爱的地方，就在它的细、清、真的三点。细密的描写，若不慎加选择，巨细兼收，则清字就谈不上了。修辞学上所说的 Trivialism 的缺点，就系指此。既细且清，则又须看这描写的真切不真切了。中国旧诗词里所说的以景述情、缘情叙景等诀窍，也就在这些地方。譬如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，完全是叙景，但是景中却富有着不断之情；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，主意在抒情，而情中之景，也萧条得可想。情景兼到，既细且清，而又真切灵活的小品文字，看起来似乎很容易，但写起来，却往往不能够如我们所意想那么地简洁周至。例如《西青散记》卷三里的一节记事：

弄月仙郎意不自得，独行山梁，采花嚼之，作《蝶恋花词》云……（词略）。童子刈刍，翕然投镰而笑曰，吾家蔷薇开矣，盍往观乎？随之至其家，老妇方据盆浴鸡卵，婴儿裸背伏地观之。庭无杂花，止蔷薇一架。风吹花片堕阶上，鸡雏数枚争啄之，啾啾然。

只仅仅几十个字，看看真觉得平淡无奇，但它的细致、生动的地方，却很不容易学得。曾记年幼的时候，学作古文，一位老塾师教我们说：“少用虚字，勿用浮词，文章便不古而自古了。”我觉得写小品文字，欲写得清新动人，也可以应用这一句话。

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

不管流传下了几千年的时间，分散到了什么样的地方，但是人种的遗传血统等特质，总还是依然保留着的；虽则因环境与时代的不同，以及变质的发露，小节或偶有差异之处，如等为一犬之长而为猎犬，为守门犬，为爱玩犬一样，但结果的大关节目，总还是有人种的特殊地方保存在那里的。泰纳的这种透辟的批评见解，实在是可以拿来作民族文艺的论据的一块柱石。大家试想想，在同一个疆土之中营生活，体质面貌有同一的形象，所用的又是一种语言文字、社会制度、习惯风俗感情等等，又都是一样的一群人，他们所造出来的文艺，那里会没有互似的共通之点呢？

民族文艺的论调，到了一境之隔的德国，经过古艺术史研究家 Winckelmann(1717—1768)的创导，以为希腊的艺术，就是从希腊的人种、风土、宗教、社会、习惯等全民族的内外生活所发生的精神之果；同时又有诗人 Herder(1744—1803)的歌颂人类的大议论 (Iden Zur Qeschichte der Menschheit) 出现，说到人类的发达，应从国家的民族的团体生活上着眼；凡言语、宗教、法律、文艺等等，都是民族的特质与境遇的必然结果，团体生活的自然的生产；一国的文学全体，就是这一国国民的文化的反映，这一国国民的活的生力体系 (Ein System Lebendiger Krafft) 的表现；诗人就是较周围诸人感觉更灵敏更深刻的民族先觉者，所以文学可以说并不是个人与为个人的产物，也不是可以私有的东西。继这一种见解之后，又来了世界的两大诗人歌德与雪勒的作品的实证，于是

娱霞杂载

清康熙的时候，休宁赵吉士恒夫，于做了一任交城县后，就在北平住下了，做官到了给练。他的别业寄园，就在宣武门的西偏，菜市西南，教子胡同内。有人也说，长椿寺西，全浙会馆，便是寄园的故址。读查他山九日游寄园诗：“紫成曲磴叠成冈，高着楼台短着墙，花气清如初过雨，树阴浓爱未经霜，熟游不受园丁拒，放眼从惊客路长，亦有东篱归不得，四年京洛共重阳。”可以想见当时寄园的花木楼台之胜。癸亥甲子之交，我寄寓北平，日斜客散，往往独步于菜市的附近，想寻出那寄园的遗址来；可是寻来寻去，不但旧迹无存，就是老树，也不多见。寄园藏书之富，本为当时的京官所艳称。赵著《万青阁全集》，流传不广，我也不曾见到，而其所编之《寄园寄所寄》十二卷，却为妇孺所共赏，现在还在流行。赵吉士的《万青阁诗余》，曾在《清百名家词抄》里见到十首，现在且抄一首游平山堂的《扬州慢》在这里，以见一斑：“霜岸妆楼，草桥画舫，隔林几处烟钟。望江南无数，碧浪泻云峰。庐陵子，构堂以后，春风杨柳，岁岁啼红。到

修睦，栖隐游，当为唐末五代初人。《全唐诗》中存诗亦仅八首，其《咏织妇》一绝：“蓬鬓蓬门积恨多，夜阑灯下不停梭，成缣犹自赔钱纳，未直青楼一曲歌。”语意与蕲桃相似，而织户苦状，和现下杭州的机织业者又略同。

绵州李调元雨村，乾隆二十八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；三十一年散馆，改授吏部文选司主事。三十九年，放广东副考官，四十二年因画稿两议被参。旋以特旨，简授广东学政，三年任满，补直隶通永道。解组归后，以著述自娱，晚号童山老人，刻有《函海》《升庵著书》《全五代诗》等，《童山诗集》四十卷，《童山文集》二十卷，以及《雨村话》《赋话》《词话》《曲话》《剧话》等。与袁蒋赵同时而略少，后随园二十二年生，较问陶张船山又长一辈，其论诗要旨，亦重性灵，大约是当时的风尚。诗话序中有云：“夫花既以新为佳，则诗须陈言务去；大率诗有恒裁，思无定位。立言先知有我，命意不必由人。诗衷于理，要有理趣，勿堕理障。诗通于禅，要得禅意，毋堕禅机。言近而指远，节短而韵长，得其一斑，可窥全豹矣。”又《词话》序中，有释话字之大旨两语曰：“大凡表人之妍，而不使美恶交混曰话；摘人之强，而使之瑕瑜不掩亦曰话。”他的著作态度，可以想见。虽则僻处西蜀，才不如袁赵诸家，名亦不能传遍海内，但刻意好诗书，专心弄著述，童山老人当然亦是乾嘉文坛的一位健将。

遵义郑子尹，与独山莫友芝齐名，咸丰中，人目为黔中二杰，歿于同治三年。治许郑学，精三礼，故为文有根底，

诗近苏黄，而不规规肖仿古人。著作除《经学笺考》诸书外，有《巢经巢文集》六卷，诗集九卷，后集遗集各若干卷。现在抄录几首他的诗在这里，以见经生辞藻，亦并非专是曰若稽古的一流。《晚兴》：“写毕黄庭册，归从道士家，晚风亭子上，闲看白莲花。”《寄远》：“美人夜起梅花底，身载梅花渡江水，四天寻遍不相闻，遥认寒灯九万里。柔肠牵引不禁愁，暗有铜仙涕泪流，多情赖得徒相忆，若便相逢尽白头。”《邯郸》：“尽说邯郸歌舞场，客车停处草遮墙，少年老去才人嫁，独对春城看夕阳。”《南阳道中》：“先车雨过尘方少，未夏村明望不遮，林脚天光如野水，麦头风焰渡晴沙。春当上已犹无燕，地近南都渐有花，昼睡十分今减半，为留双眼对芳华。”《行至静怀庄寄家》：“秋山送客影萧萧，落拓吟魂不可招，村店雨来天欲晚，行人方度杏花桥。”好句正多，抄不胜抄，割取一窝，聊当大嚼而已。

张泌初仕南唐，入宋官虞部郎中，《寄故人》一绝“别梦依依到谢家，小廊回合曲阑斜，多情只有春庭月，犹为离人照落花”，尚有“扬子江头杨柳春”的遗味；至汪水云《湖州歌》中之“京口沿河卖酒家，东边杨柳北边花，柳摇花谢人分散，一向天涯一海涯”，则语意率直，真是宋人口吻。诗分唐宋，并无优劣之意，不过时代不同，语气自然各异耳。

西溪老洙袁忠节公，正色立朝，谠言殉志，自是清末一代名臣。公故里桐庐，又与富阳接壤，我收藏他的著作以及关于当时的册籍不少，人但传其诗句僻涩，上追北宋，殊不

梅雨日记

一九三五年六月廿四日，在杭州。

是阴历的五月廿四日，星期一，阴；天上仍罩着灰色的层云，什么时候都可以落下雨来。气温极低，晚上盖了厚棉被，早晨又穿上了夹袄。本来是忧旱灾再来的附近的农民，现在又在忧水灾了；“男种秧田女摘茶，乡村五月苦生涯，先从水旱愁天意，更怕秋来赋再加”，这是前日从上海回杭，在车中看见了田间男女农民劳作之后，想出来的诗句；农村覆灭，国脉也断了，敌国外患，还不算在内；世界上的百姓，恐怕没有一个比中国人更吃苦的。

这一次住上海三日，又去承认了好几篇不得不做的小说来；大约自六月底起，至八月中旬止，将无一刻的空闲。计《译文》一篇，《人间世》一篇，全集序文一篇，是必须于十日之内交出的稿子。此外则《时事新报》与《文学》的两篇中篇，必须于八月中交出。还有《大公报》、良友、《新小说》的三家，也必须于一月之内，应酬他们各一篇稿子。

开始读 A. J. Cronin 著的小说《Hatter's Castle》，系

一九三一年伦敦 Victor Gollancz 公司发行的书；这公司专印行新作家的有力作品，此书当也系近年来英国好小说中的一部；不过 Hugh Walpole 的近代英国小说的倾向中，未提起这一个名字，但笔致沉着，写法周到，我却觉得这书是新写实主义的另一模范。

中午接到日本寄来的三册杂志，午睡后，当写两三封复信，一致日本郑天然，一致日本邢桐华，一致上海的友人。太阳出来了，今天想有一天好晴，晚上还须上湖滨去吃夜饭。

中午记

六月廿五日，星期二，阴，时有阵雨。

旧历五月廿五，午前出去，买了一部《诗法度针》，一部《皇朝古学类编》（实即姚梅伯选《皇朝骈文类编》），一部大版《经义述闻》。三部书，都是可以应用的书，不过时代不同，现在已经无人过问了。午后想写东西，因有友人来访，不果；晚上吃了两处饭，但仍不饱。明日尚有约，当于午后五时出去。

与诗人戴望舒等谈至夜深，十二时始返寓睡，终夜大雨，卧小楼上，如在舟中。

六月廿六日，星期三，大雨。

午前为杭州一句刊写了一篇杂文，书扇面两张，雨声不绝，颇为乡下农民忧，闻富阳已发大水。中午出去吃饭，衣服全淋湿了。

一直到夜半回寓，雨尚未停；喝酒不少，又写了好几把扇面。

买郎仁宝《七修类稿》一部，共五十一卷加《续稿》七卷，二十册。书中虽也有错误之处，但随笔书能成此巨观，作者所费心力，当亦不少。寄园所寄之作，想系模仿此稿者，也是类书中之一格。

今日译《荒原丛莽》二千字，不能译下去了，只能中止，另行开始改正全集的工作；这工作必须于三四日内弄它完毕，方能去上海。

自七日起，至十日止，将全集中之短篇三十二篇改编了一次，重订成《达夫短篇集》一册，可二十万字。

十日携稿去上海，十一日遇到了振铎，关于下学期暨大教授之课程计划等，略谈了一谈。下午回杭，天气热极。

自十二日起，至十四日止；天候酷热，什么事情也不能做，只僵卧在阴处喘息。

七月十五日（旧历六月十五日），星期一，晴。

昨晚西北风骤至，十点半下了十五分钟大雨，热气稍杀，今晨觉清凉矣。读关于小泉八云的书，打算作一篇散文。

午后仍热，傍晚复大雨；出去了一趟，买删订唐仲言《唐诗解》一部，系罕见之书，乃原版初印者。

晚上早睡，因天凉也。

七月十六日（六月十六），星期二，晴。

晨五时起床，上城隍山登高，清气袭人；在汪王庙后之

千余字。截至今日止，所欠之文债，已约略还了一个段落，唯《东方杂志》与《旅行杂志》之征文，无法应付，只能从缺了。

昨日《申报月刊》又有信来，嘱为写一篇《山水及自然景观物的欣赏》，约三四千字，要于十二月十日以前交稿，已经答应了，大约当于去上海之先写了它。

午后来客有陆竹天、郭先生等，与谈到夜。晚上黄二明氏请客，汤饼筵也，在镜湖厅；黄夫人名楚嫣，广东南海县人。

十二月一日（阴历十一月初六），星期日。雨停，但未晴。

午前继续写《王二南先生传》，若能于午后写好，尚赶得及排，否则须缺一期了。

午前九时记

午后有日本人增井经夫两夫妇自上海来访，即约在座之赵龙文夫妇、钱潮夫妇去天香楼吃晚饭，同时并约日本驻杭松村领事夫妇来同席；饮酒尽数斤，吃得大饱大醉。松村约我们于下星期一，去日本领事馆晚餐。

二日（十一月初七），星期一，晴。

午前将《王二南先生传》写毕，前后有五千多字，当可编入新出的散文集里。午后又上吴山，独对斜阳喝了许多酒。

晚上杭州丝绸业同人约去大同喝酒，闹到了十点钟回来；明日须加紧工作，赶编散文集也。

以日报一份；后复有许多青年来，应接不暇，便以快刀切乱麻方法，毅然出去。先至西门，闲走了一回，却走到了长庆禅寺，即荔子产地西禅寺也。寺东边有一寄园，中有二层楼别墅一所，名《明远阁》，不知是否寺产。更从西禅寺走至乌石山下，到乌石山前的一处有奇岩直立的庙里看了一回；人疲极，回来洗澡小睡，醒后已将六点。颇欲写信，但人实在懒不过，记此一段日记，就打算入睡矣。

周亮工著之《闽小记》，颇思一读，但买不到也借不到；前在广州，曾置有《周栎园全集》，后于回上海时丢了，回想起来，真觉得可惜。

阳历三月一日，为阴历二月初八，亲戚赵梅生家有喜事，当打一贺电；生怕忘记，特在此记下一笔。

本星期四，须去华南文理学院讲演；星期日，在南方日报社为青年学术研究社讲演，下星期一上午十一至十二时，去福建学院讲演。

二月廿五日（阴历二月初三），星期二，大雨终日。

午前七时起床，写了两分履历，打算去省府报到去的；正欲出发，又有人来谈，只能陪坐至十二点钟。客去后，写霞信一，曼兄信一。《宇宙风》及《论语》稿一，当于明日写好它们，后日以航空信寄出。（《论语》稿题为《做官与做人》，想写一篇自白。）

开明之稿万字，在月底以前，不知亦能写了否。今天晚上有民政厅陈祖光、黄祖汉两位请客，在可然亭，想又要喝

晚上在中洲顾家吃饭，饭后写字，至十时返寓。

四月三日（三月十二），星期五，晴和。

晨六时起床，即去省立图书馆看了半天书。经济不充裕，想买的书不能买，所感到的痛苦，比肉体上的饥寒，还要难受。而此地的图书馆，收藏又极简啬；有许多应有的书，也不曾备齐。午后在韩园洗澡，在广裕楼吃晚饭。

闽主席将出巡，往闽南一带视察，颇思同去观光，明日当将此意告知沈秘书。

晚上又有人来谈，坐到十二点始入睡。

四月四日（三月十三），星期六，晴爽。

今天是儿童节，上一处小学会场去作了一次讲演，下来已经将近中午了；赶至省府，与沈秘书略谈了几分钟，便尔匆匆别去。出至南后街看旧书，买无锡丁杏舫《听秋声馆词话》一部二十卷，江都申及甫《笏山诗集》一部十卷，书品极佳，而价亦不昂。更在一家小摊上买得王夫之之《黄书》一卷，读了两个钟头，颇感兴奋。王夫之、顾炎武、黄梨洲的三人，真是并世的大才，可惜没有去从事实际的工作。午后回寓小睡。

今、昨两日，叠接杭州来信七八封，我只写答函一。市长企虞周氏，也来了一封信，谓杭地苦寒，花尚未放云。

四月五日（三月十四），星期日，阴晴，时有微雨。

今日是清明节，每逢佳节，倍思家也。晨八时，爱其来，与刘运使、王医生及何熙曾氏，共去鼓岭，在岭上午膳；更